

564
张漱菡 著

七孔笛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109120

I247.5
1234

七 孔 笛

〔台〕 张漱菡 著



京电力大 00047471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七 孔 笛

张澹萌 著

责任编辑：陈耀才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 插页：2

字数：120,000 印数：1—17900

ISBN7—5404—0365—9

1·293 定价：2.45 元

这儿，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榕树，老干纵横，枝叶繁茂，像一把大伞似的撑在这幽美的古屋后园中。

树上的叶子由绿变黄，渐渐地一片片离枝而去，随风飘舞，在弥漫着薄雾的空间，在空无人迹的墙角，在寂寞宁静的窗槛回廊，在飘扬着淡淡忧郁的庭院，都是落叶暂时栖止的处所。然后，再一阵风来，它们又蛱蝶样的轻轻飞去。只有那终年不凋的浓密老树须，垂垂缕缕，悬挂在树上，来回飘拂，在夕阳中泛着褐紫色，有一种静观世态变迁的隐逸姿态。

那是民国三十一年，在南中国广东新丰县的乡下，时序已入深秋，西风白露，给人间带来一缕浓郁的凄清意味。

这乡村的景色是美丽的，有闪闪如银带的澄澈溪流，有古雅入画的凸形石桥，有深密粗大的翠竹林子；那如黛青山，终岁包围在被朝霞夕照染成了彩色雾障的薄岚轻云之中，为这朴素的乡野大地，平添一种妩媚而绚丽的彩饰。

就在这如诗如画的乡间，有一幢建筑坚固而颇称堂皇的古老大屋，它依偎在青山怀抱，门前便是一望无际的纵横田亩；屋外从左面一直环绕到屋后的，是一道日以继夜，永不

停息的流动河流。那丈余宽的河水，深而且清，一直弯到远山的尽头。这幢住宅的后面河道中，却有一条窄窄的支流，通到宅子后进花园中的池塘。

看来，这幢住宅的派头不小，主人是谁呢？是前清仕宦之家的宅第，还是乡下的绅士财主？

喏，那斑剥褪色，画着五彩门神的黑漆大门呀地一声开了，走出几个人来。为首的是个四十余岁，主妇服饰的中年女人，她手里牵着个十岁左右的活泼男孩，后面跟着两个十七八岁的少女。其中矮胖的一个虽不是乱头粗服，但却叫看见她的人有一种乱头粗服的感觉，她五官平凡，一脸的愚蠢相，一望便知是个使女身份的人物。另一个却不同了，她穿着朴素，而且是短衫长裤，乡下姑娘打扮，但她苗条绰约，婉媚多姿，瓜子形的脸儿，秋水一般的明眸，高高的鼻子和一个大小适度，丰满而玲珑的淡红小嘴。在她启齿之间，顾盼之瞬，或是一个浅笑轻颦，都仿佛蕴藏着无可比拟的温柔和智慧，凝成了一种炫目的光彩。

中年主妇微凹而明亮的眼睛，和过薄的嘴唇，显示着她的精明能干与擅长辞令。她立在门前，用她那微哑却异常响亮的嗓子吩咐着：

“心琼，等郭二回来，你告诉他，我吩咐的，千万小心门户，晚上睡觉务必前后各处看看，不要让小偷混进来，火烛也要小心，田上这两天还不会送米来，我两三天就回家，你们早睡早起，梅枝也不许太偷懒，屋子里要打扫干净，没有事的时候，到厨房去帮帮奶妈的忙，听见吗？”

“唔，晓得，都听见了。”两个少女同声答应着。

“太太，你不坐人力车进城吗？要不要我去喊一部？”那个名叫梅枝的愚蠢相的少女殷勤地说。

“不必了，又没有带什么东西，这么好的天气，空手走点路不要紧，还是到公路上搭公共汽车好些，又快又省钱。”

“啊、真开心、我们坐大汽车，嘟嘟嘟就飞进了城。”那男孩子高兴地欢呼起来，“妈，进了城，叫爸爸带我去看戏，买小脚踏车好不好？”

“别吵，阿峰，乖乖地听话，小脚踏车骑不得，不小心会跌到河里去的，给你买别的玩具好了。”做妈妈的用另一只手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，慈爱地横了儿子一眼，又转向两个少女，“好，你们不要送了，把大门关好进屋里去吧。”

“二舅妈……”那风韵天然的秀美少女忽然嗫嚅地喊了一声，一片嫩红，泛上了她的面颊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阿峤哥咳嗽到现在还不好，你看，要不要在城里带点咳嗽药来？”

“他咳嗽至今没有好吗？”

“我听见他一到晚上就咳嗽得更厉害些，大概几夜都睡不好了。”芳名心琼的少女说，她面上的娇羞，已转为真心的忧虑，两弯秀眉紧紧地锁了起来。

“唉！那孩子，心里太郁结了！好吧，我去带两瓶枇杷膏和咳嗽药水来。”

妇人携着小男孩走了，心琼和梅枝进来关好大门，她们便穿过对厅和大厅，那宽大的院子地上铺着长方形的大石条，摆着许多小花盆，有几株荔枝树，一些枯黄的落叶无风

自舞，给这寂寞的庭院更增一重冷落的感觉。阴暗而高大的大所里，摆着旧式的红木家具，有条桌、方桌、小方茶几和大方椅子，四壁挂着巨幅的古人字画中堂，屋顶悬了四盏玻璃罩的八角宫灯，有一种衰败了的富贵气象。

过了大厅，是一堵砖墙，正中有两扇绘了门神的黑漆门扉；跨过高高的门槛，又是一个院落和五间正房，当中一间供着祖宗神位。摆着香案祭供用具和跪拜用的红棉垫子，墙上挂着前代祖宗画像，和近代祖宗照像镜框，这些祖宗像的上面，还有一个戏台似的摆了许多神位的小阁。此外左面墙上挂着的是一只现代很少见的铜磬与磬捶，当有祭祀的时候，子孙跪拜，便由老佣工郭二执行这项工作，用磬捶敲击铜磬，发出清脆响亮，音韵悠长的鸣声，可以把人的感觉拉回到半个世纪以前去。

堂屋左面的两间大房，是刚才出门进城的女主人周氏夫妇的卧房与起坐室。她的独养儿子十岁的周峰，跟着他的奶奶四十多岁的朱氏同住母亲居室后的套间里。

堂屋右面的两间房是饭厅和会客室，整个的宅子里，只是这个会客室和周王氏的外间起居室里，摆着现代化沙发椅和圆桌等新式家具，其他的摆设全是古老而又陈旧，但也带着浓厚的旧世家气派。

过了这进正房，又有一个比前两进院子更宽大的院落。院中花木扶疏，有很宽的回廊，廊上挂着黑色细珠帘；院中有两株很高的桂花树，金色的小花尚未全落，甜香满院。此外，院中还有两个用砖砌起来的花坛，上面一层一层种满了牡丹、芍药、玫瑰，和月季等植物，虽已深秋，但那迟开

的月季和十姊妹，仍然开得姹紫嫣红，吐发着醉人的芳香，氤氲花气，萦绕在珠帘户牖之间，说不出的宁静，温馨，也仿佛有一点无以形容的惆怅情调。

这一排五间房，当中的堂屋只有一张破方桌，两只旧而损坏的太师椅，此外别无长物。左面两间房是心琼的闺阁，外间明亮，摆着书桌书架，架起来的刺绣绷子，花梨木的椅子和茶几；椅上都铺着软软绣花布质垫褥。房角还有一只高脚花架，上面放一盆兰草，茶几和书桌上都有古雅的花瓶，插着鲜花。每一只茶几上全铺着挑花或绣花的台布，浅绿窗帘上也绣了不少生动悦目的花纹，两面白粉墙上挂了小巧的字画。里间屋中有方桌大椅，梳妆台，面盆架，和一张大型古式红木大架子床；碧罗方帐，白银帐钩，粉绿绣花帐沿和床围。床上有一幅乳黄色绸被，方方正正地叠在一头，另一头两个雪白绣绿花的枕头，枕旁有一只清香四溢的大佛手，床左靠墙放一张狭长的硬木琴桌，也铺了一条挑花台布，上面摆一只精巧有盖，镂空花纹的古铜香炉，那里面不知放了些什么香料，燃着一缕细烟，从镂空花纹的香炉盖上冒出来，弄得两间屋子都飘散着一股柔而袭人欲醉的馥郁幽香。

这只充满了旧闺阁气息的床后，用两张大橱柜和一条夹门帘隔开，后面成了一间小房，里面放一张小床，挂着夏布帐子，是使女梅枝睡的，床旁的窗户用木杠撑了起来，对着窗外的小私院；靠窗一张小桌，上摆一些梳洗用具和针线剪刀等零碎物件，小桌旁边一个矮架，上面放着箱子。这一切倒也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大概是受了心琼小姐的影响吧。

在这两间少女绣房的对面两间屋里，窗明几净，陈设精

雅，有袅袅的炉香，和芬芳的瓶花，但是这屋里有一种特色，便是没有书桌和文房四宝，代替这些的却是一具破损了的七弦古琴，与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洞箫与短笛。

这儿住着的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周峤。

在这一进屋子的后面，又有一堵墙，一个院落，院里没有花草树木，却搭着许多架子晒晾衣服。那一排屋子也较前几进矮小得多，两间是储藏室，里面挤满了衣箱书箱，橱柜和杂物。门外上了锁。另三间是年已六十的老佣人郭二带他的呆子侄儿大秃子居住。走过这第四进，便是大厨房、柴房、猪圈、鸡舍、厕所后门等等。后院中还有两口井，供给洗涤之用。

依近第四进与第五进屋子之间的左边，也就是整个大宅子的左面，有一个花园，由一个月洞门走出去，便到了花园。一进园门，便是本书开始所说的那株大榕树，像把巨伞似的将左右丈许方圆之地遮得阴沉沉的。

这园子虽不算太大，而且早已破败，但却假山玲珑，亭阁精致，荷池竹林，花木繁茂，非常的幽深曲折，极尽庭园之胜。想见宅中主人的祖宗当年建造时，是颇费了一番匠心的。

园中有一个边门，门外便是一片大竹林，穿过竹林，就到了那绕过半个宅子的滔滔河流。这花园里除了花木假山与荷池之外，还有两幢屋子，一幢是堂皇的花厅，四面临空，轩窗敞亮，雕梁画栋的非常气派，另一幢是小小矮矮的三间平房，却是极其精雅考究，大约是当年的书房吧。

二

这古老宽大而巍峨的宅第主人姓周，不用说是诗礼之家的后代。祖上做过两任知府和几任二三品京官，也出过一两个有战功的武将，这一座府第，是御赐给某一代官爵最高的祖先告老还乡时的息隐退休之所。一直遗传到这一代，兄弟两个，老大周健庭，虽有满腹的才华，却一生多病，曾做过一任省政府教育厅长，任满便因病退休，回家后便不曾外出，在家吟风弄月，教子读书。不幸那一年他那美而贤慧的夫人病故，他竟禁不起那过深的悲痛，不久也便相继去世，遗下了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周峤。偏偏祸不单行，就在那年，周峤不慎让一种有毒的蜘蛛丝揉进眼睛，乡下没有眼科医生为他治疗，可怜这不幸的孩子从此便双目失明，成了一个青光瞎子。

老二周健铭，却与他哥哥截然不同，是个庸俗之辈，由于幼年时父母溺爱，书没有读好，却学会一身纨绔气。

中日之战爆发后三年，他们的家乡县城沦陷，有志气的人都纷纷迁徙，不愿在汉奸的统治下当顺民，走不动的也都闭门自守，不受伪禄。周健铭却无志无耻，反而在伪政府捞营到一个位置，大卖其力，因而一帆风顺，官运亨通。住在

县城里藉口公忙，竟不大回家，好在家中有的是祖遗的大宗产业，妻儿吃用不必他烦心，太太又能干，有她撑持掌管着家业，他更是不闻不问，只知道向太太要钱去应酬。其实他风流成性，瞒着太太早在城里包了个妓女，每天除了公事，便尽情地狂嫖滥赌地寻欢作乐。

周健铭的妻子王氏，是个精明能干，能言善辩的典型旧式的干练妇女。她心地倒很善良，可惜少读了几年书，除了记记日用账，查查万年历，或是偶然出声的念念七字一句的唱词小说之外，根本没有什么知识。因此，丈夫便是她心目中的神祇，终身依赖的靠山，至于丈夫失节堕志当汉奸，她倒并不以为意。周健铭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情形，她也微有所闻，但她故意装聋作哑，认为一个有身份的男子，只要不太过份，瞒着太太讨小老婆，只在外边逢场作戏地玩玩吃吃，倒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根本不足为怪。所以，她生活得倒是心安理得，自命是个福人。

王氏已四十余岁，自从她二十一岁结婚后，先后生育过两女一子，两个女儿不幸都已夭折，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周峰，倒很健康活泼，在乡村国民学校读书，家里还请了一个老师，每天补习功课。

至于那个被唤作心琼的美丽少女，是周健铭的表妹之女，姓谢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孤苦伶仃，当周健庭夫妇在教育厅上任时便把她领来抚养，备极怜爱，与周峴两个更是青梅竹马的好伴儿。那一年，周健庭因病辞官，携眷返里，把谢心琼也带回去，与周峴一同读书。

周健庭夫妇相继去世后，周峴又双目失明，年仅十岁的

谢心琼也知道这是何等惨绝人寰的悲剧，她曾伤心得痛哭失声。自此，她对这个不幸的瞎表哥为友更好，再也不对他发脾气，处处地方帮助他，照顾他，俨然一个小保姆似的，给周峤不少的便利。

屋外的流水，终年汨汨地流着，痛苦的岁月，毕竟也缓缓流去，一晃便是十年。周峤与谢心琼都已由无知的儿童，长成为识事的少年了。

周峤因受了失明残废的影响而性情孤僻，心绪永远是抑郁的。他有一个端正而白皙的面孔，隆直的鼻子，时时抿紧的嘴，两条乌黑而清秀的眉毛，和一双蓄满了忧悒的长睫毛，那里面永远只有纯真与纯善，没有丑恶和罪恶。

失明后的周峤不能再读书了，他那丰富的智慧与求知欲无法满足，这乡下又没有盲人学校可供求学，他便只好在不用眼睛的事物上发展他的智慧，满足他的求知欲，寄托他的情绪。

于是，长箫短笛和古琴，便成为他终年不离的伴侣。他们这里是距离大都市极远，风气闭塞的偏僻乡间，没有现代的，或是西洋的乐器，城里可以买得到的全是这些古老的东西。一具七弦古琴是他们祖上留下来的，另外一支细长的洞箫和一支七孔短笛，是周峤的父亲由外埠携回，据说是一个老道士所赠，都是年代久远，不知始自何年的珍品了。

十年以来，周峤已能把这些乐器盘弄得异常纯熟，山歌俚曲，固然是一听便会吹奏，但是他不喜欢吹奏那些俗调，没有人教他，他也不谙古调时曲，只是随着心情的喜怒哀乐，听任兴之所至，随意奏来，自成格调。音韵之抑扬，节

奏之美妙，情感之丰富，往往令听的人神驰心醉，不知涕泗之何从。

在周峤所奏的所有乐器之中，只有那枝短笛是他所最心爱的。

普通的笛子，全是平直的，唯有这支笛子，却很特别，除七个孔外，全笛约八英吋长，桂圆核般粗细，笛身共有七个节，有一点弯曲，并不似普通的笛子那样平直。整个的笛身，只是一小段弯曲多节，长得极不规则的竹竿，一点也未经人工的雕凿和染饰。但是，因为它年深日久，已被人抚弄得光滑润泽，发着红褐颜色的宝光，显得异常的古雅可爱。

也许因为这支笛子的形状奇特，因此它的音韵也极为奇特，仿佛那七个孔中有七个小小的精灵，把吹奏者的情感与幻想，巧妙而神奇地播送出来。悠长清越的声调回荡在空间，使云彩忘记流动，使黄莺羞于唱歌；冷酷的人为之动情，邪恶的灵魂也为之感化。美丽的越增光彩，丑陋的变成悦目；日月星辰，因而添色，宇宙大地，益显得伟丽。恐怕世界上所有的字汇，也寻不出可以形容这支短笛的奇妙之处。

然而，怪的是，这支奇怪的七孔短笛，只有在周峤吹奏时，才有这奇妙的一切；别人去吹它，只能发出单调而刺耳的吱吱怪声。

因此，周峤宝爱这支笛子有甚于生命。在他盲目以前所看到的灿烂世界，只有当他吹奏这支笛子时可以重见；他那蕴藏得深深的丰富感情，也只有这支笛子可以寄托。他的无穷的幻想和超常的智慧，也完全凭藉他这支笛子可以获取一

点满足与发泄，他几乎与笛子不能分离了。

当他伤感忧愁时，七孔笛便吹出一缕缕使闻者肠断泪下的沉痛哀音。当他心情平静、了无烦恼时，也能吹出轻松愉快的婉美小曲。当然，那些都不是古今已有的名曲，而是他自己信口乱编，发自内心的天籁。

可是，自从在一个不祥的日子，七孔笛受到了几乎毁灭的命运之后，它的盲主人所吹奏的，便差不多老是一些凄哀而忧郁的曲子了。

那是民国三十年三月间，沦陷区的无耻汉奸们，在大事庆祝汪兆铭伪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，周峤的家乡新丰县当然也张灯结彩，准备开一个扩大晚会。正巧汪逆派了三个伪官员陪同两个日本军官前来视察，新丰县县政府的一班小丑们不免紧张起来。为了讨好贵宾，他们尽量要将晚会筹备得精彩些。周健铭也被派为三个筹备委员之一，他忙碌了四天四晚，体重减轻了三四磅，总算一切都还顺手，到了庆祝的头一天，他将筹备的情形报告县长，县长也大为满意。经县长一称赞，周健铭更是得意之极，一时之间，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瞎子侄儿周峤会吹奏箫笛和弹古琴，远近驰名，的确是个少见的天才。于是他又提议次日把侄子带来表演，加上一个新鲜节目，以娱高宾，岂非大妙。他的本意是这样一来，他叔侄两个不但可大出风头，而且说不定那两个日本军官和三位大员一赏识，侄儿的音乐天才既可培植，自己的官职也因此调升，岂非一举数得。

于是他把侄子的长处和颖异的音乐天才，告诉县长，当县长听说周峤是个瞎子青年而有此才能异秉，也极感兴趣，

深表赞成，因此，节目单上便加上了一个。

本县财政科长周健铭君令侄天才盲音乐家

周峤君演奏古琴，洞箫与短笛。

红绿纸的海报，也印了好多份，到处张贴着。于是，周健铭这天傍晚便兴冲冲赶回家来，告诉侄儿这个出风头的好消息，打算次日一早便把他带进城去。

不料，当周健铭兴高采烈地到周峤房中，告诉他这件事时，周峤却沉默不语，并无兴奋表情。周健铭以为他胆小怯场，不敢前去，连忙安慰他道：

“你不要胆怯，尽管跟我去上台表演，把你平日拿手的曲子都奏出来，一定会博得满场彩。明天有日本军官和汪主席派来的三位大员在座；你要是表演得好，这几位贵宾一定会注意。日本最重视天才，也是最肯培植天才的国家，说不定你从此可得贵人扶助，直上青云，发展你的天才，岂不是大好机会。”

“叔叔，请你原谅，我不去，我不要出这风头。”周峤的身子站得很直，他的脸上有一种无比坚决的神情。

“阿峤，你这孩子是怎么回事，胆子这么小么？有我在旁边照应，不要怕呀！”

“不是怕，是不愿意！”

“不愿意？”周健铭惊奇地望着侄儿俊秀的面孔。

“也不屑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说。”做叔叔的有些震怒了。

“我的人格不准我去娱乐敌人和汉奸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这混蛋！”周健铭一跳三尺高，血液上

涌，把他那因色欲过度，加上睡眠不足的青黄色面孔，胀得象赤紫的猪肝，两撇八字须根根上竖。“你这不是侮辱我吗？你……你敢这样目无尊长，……”

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，他一跃上前，拍的一声，便重重括了周峤一个耳光；然后圆睁两只布满红丝的眼睛，在房中搜索，第一眼他便把视线集中在那考究而名贵的七弦古琴上，毫不思索，跳了过去，手扯足踩，弦子被扯成几断。正巧不知是谁在窗沿上放了一把铁锤，周健铭一手夺过，用力在琴身上猛捶了几下，哗啦一阵响，一只珍贵的古琴就遭遇了粉身碎骨的恶运。但这位因羞恼而狂怒的叔叔犹感不足，他毁了古琴，又去毁坏壁上的洞箫和短笛，见一样，提起铁锤来，捶碎一样。

最后，他发现了横在周峤枕畔的那支古怪的七孔笛，于是，他便又跳了过去取来，放在一张硬木琴桌上，举起铁锤，用力地捶了下去，一连捶了五六下，也真奇怪，这惨重的五六捶打下去，除了周健铭的手被震得钻心地疼；硬木桌面捶得裂开了一块之外，那七孔笛竟分毫未损，连笛身的润泽亮光，都一点也没有被捶坏。

周健铭气得跳脚，一伸手就把笛子往窗外院中扔去。

这时，他的妻子王氏已闻声赶来，谢心琼和周峰也躲在房外战兢兢地偷窥。王氏见丈夫脾气发得太过分，忙进房劝解，连哄带拉，周健铭也就乘机下台，喘吁吁地回到自己房间，口中仍数骂侄子的不孝。

以后，周峤虽也另添置了不少箫笛，但都不堪一奏，因而那支经浩劫而未损坏的七孔笛便成了他唯一的恩物。

三

这天，周王氏进城去购买秋衣和一些日用品，事先她曾命谢心琼代写了一封信通知周健铭，她要进城去小住一二日，买买东西看看戏。周健铭已快二十天没有回过家，太太要来，他当然不便反对，也就表示欢迎，暂时离开他瞒着太太所筑的香巢和爱妾，装得一本正经地陪太太上街，满足儿子的小小欲望。

王氏进城后，乡下的宅子里，便更形寂寞了。这天傍晚，周蛰带着他心爱的七孔笛到花园中散步。那颇有凉意的秋风吹得园中花木，飒飒作响，一两片枯叶，飘落到他的肩头，他用手轻轻拈取下来，抚弄了一会，偶不小心，那一片枯叶便又从指缝间掉下地去。

他的手指接触到这不经一捻便会粉碎的小小树叶，忽萌起一种莫名的怅惘。这枯叶是否正象徵着他的命运呢？他不禁这样玄想起来。

这时日已崦嵫，西风从树梢吹过，袭入襟袖，他不由打了一个寒战，轻轻一声叹息，随着发自他俊秀的唇吻，忽然，一只纤纤素手伸过来，便有一件外衫披到他的身上。

“心琼，你也来了？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听到？”